

詩抄・遺稿中所見填詞作品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詞史話》未收山田螻堂、富田厚積、蘆野東山、河野鐵兜詞輯錄七首

斬 春 雨

衆所周知，詞早在平安時代就已傳到日本，日本人受此影響開始了詞的創作。雖然曾一度出現斷層，但仍以頑強的生命力持續至大正時代。而將這一發展歷程進行整理的便是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其著作《日本填詞史話》在闡述日本詞壇之嬗變的同時，亦收錄並介紹各時期文人的填詞作品，這為日本詞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但因當時條件所限，神田博士的著書中仍有遺漏作品。近年來，以立命館大學文學部萩原正樹教授為首的日本學者致力於日本詞的輯錄，亦取得一些成果^①。但是，因日本詞的相關資料並未被系統收集整理，加之不少文獻尤其是抄本中漢詩與詞未歸類收錄，這給輯錄工作帶來很大不便。即便如此，日本漢文學史中詞的地位仍然不容忽視，而收集詞作則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就搜羅資料時在抄本和遺稿中發現的詞進行介紹，以此對神田博士著作中未輯錄的作品進行一些補充。

一 山田螻堂《螻堂詩鈔》及《螻堂遺稿初集》所收詞三首

山田螻堂（一八〇三—一八六一），米澤（山形縣）藩士。名政苗，

字實成，號螻堂、桐軒等。少時在昌平覺學習，師從古賀侗庵。曾任練兵總督，後被罷免。又被招為上山藩的藩校教授。螻堂擅詩，與塩谷宥陰、安井息軒並稱三傑。門下有窪田梨溪，宮嶋栗香，雲井枕月等傑出人才。文學方面，「幼不好讀書，因被某君禁錮，慨然從學。雖不作詩，自取漢魏以下歷代諸名家集誦唱，遂有所悟，自出機軸，由是以文學任國校總監，教授子弟^②。」而對於螻堂的研究卻寥寥無幾，管見所及，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僅中野清所撰一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八六年，之後不見有續篇^③。

關於山田螻堂的作品，據筆者調查，神戶大學圖書館藏宮島家文書，按收錄順序其中包括：《螻堂遺稿初集》三卷二冊^④，《螻堂近製》一冊，《螻堂上山詩抄》一冊，《雜詩抄》一冊，《山田螻堂詩抄》一冊。除今井潛、佐藤保校《螻堂遺稿初集》為刊本外，其餘均為抄本。其中《螻堂近製》、《山田螻堂詩抄》均由宮嶋維熊（栗香）抄寫。《雜詩抄》封面墨筆書「田螻堂先生手抄」，《山田螻堂詩抄》中錄清國公使何如璋與參贊黃遵憲的評語。除神戶大學圖書館所藏之外，日本市立米澤圖書館林泉文庫藏宮嶋維熊抄寫《螻堂詩抄》上下二冊二卷。另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宮嶋維熊（誠一郎）自筆稿本《近體二十

首》中亦抄錄螻堂詩作一首。

前述刊本和抄本中，《螻堂遺稿初集》卷一與《螻堂詩抄》下冊中所錄三首詞相同，依次為《蝶戀花》《浣溪沙》《擣練子》。先將此三首抄錄如下，說明詞體的同時，就《欽定詞譜》、《詞律》以及田能村竹田《填詞圖譜》中的收錄情況進行調查。

蝶戀花

玉貌嬋娟花亦恥。一顧乃知天下無羅綺。胡地羈魂為侍婢。

馬嵬妖血供驅使。

斜月沉沉春景美。十二樓臺苑在水中泚。青鳥多情呼不起。

香深翠帳紅闌裡。

《蝶戀花》，雙調六十字，前後段各五句四仄韻。富田厚積此首前後段各四句四仄韻。

《欽定詞譜》卷十三，《詞律》卷九所收。《填詞圖譜》未收。另《詞學全書》本賴以邠《填詞圖譜》卷三所收詞體與《欽定詞譜》、《詞律》同，未見有詞體如富田所作。

浣溪沙

天濁輪蹄十丈塵。峨眉幾隊趁花人。繡裳錦帶麗於雲。

紫栢紅樓無老景。暖隱即日似青春。山茶落盡水仙新。

《浣溪沙》，雙調四十二字，前段三句三平韻，後段三句兩平韻。

《欽定詞譜》卷四，《詞律》卷三，《填詞圖譜》卷上所收。

擣練子

夜色午。漏聲沉。月滿荒庭霜滿林。寂寞幽窗孤枕下。阿嬌金

屋夢中深。

《擣練子》，單調二十七字，五句三平韻。

《欽定詞譜》卷一，《詞律》卷一，《填詞圖譜》卷上所收。

雖然兩書中均有此三首，但據筆者調查得知，《螻堂詩抄》的成

書時間要早於刊本《螻堂遺稿初集》。《螻堂詩抄》第二冊末有平田幸（忠安）的識語：「萬延元庚申季冬在白鶴城西、松風書屋東窗之下平田幸忠安寫」。由此可知《螻堂詩抄》由平田幸抄寫於萬延元年（一八六〇），而此時山田螻堂仍在世。平田幸，雖不明為何人，但從抄本句讀圈點及散見批注可推測其為江戶末期文人。《螻堂詩抄》之後，《螻堂遺稿初集》刊本最初由藩校求道館刊刻於慶應三年（一八六七）。由此可知，此三首詞的寫作時間不晚於萬延元年，即一八六〇年。並且《螻堂遺稿初集》中的詞作斷句均與抄本同，僅第一卷卷末為：「螻堂詩抄卷之一終」，由此可以推測刊本中的此三首很可能抄錄自《螻堂詩抄》。又螻堂門下的今井潛在《螻堂遺稿初集》的《凡例》中云：

先生嘗開其集，指示潛等，以其精神之所著與得意作。潛鑄心不敢忘。原本，多載鄉老諸作家之評語，今尚識其意，於是融貫二意，書以吾筆，所謂得魚而忘筌者也。讀者勿謂吾僭矣。

此處所謂「原本」，指《螻堂遺稿初集》所據底本，即《螻堂詩抄》。檢抄本上方分別錄有牧原半陶、香坂昌直、宮原薇山、古賀侗庵、篠崎小竹、志賀青岡的評語。而刻本上欄所錄施評語者僅兩人，即古賀侗庵、大沼枕山，且古賀侗庵之評語寥寥無幾，絕大多數為大沼枕山之語。究其原因，今井潛在《螻堂遺稿初集》的《凡例》中云：先生愛人才，每有著作，正諸弟子，殆如東坡翁之於門生也。其撰之也，問潛以當時之作手，蓋欲屬之評也。潛答以劉門之高弟，齋藤拙堂、野田笛浦、藤森弘庵等數名，大沼枕山亦在其數中。已而諸先輩皆沒，枕山獨存。

比對二本所錄具體評語，如《螻堂詩抄》卷上第一首《十一月廿日游於七七灘，獲一奇石長可三尺，貌甚類芙蓉峰。載之而歸，喜題長句》上批：「侗庵先生曰俊爽／之氣清新之辭咀／嚼有餘味」。《螻堂

遺稿初集》卷一同首上欄有批語云：「侗庵先生曰俊爽之氣、清新之辭、咀嚼有餘味」。又如《蠖堂詩抄》《美人折花》上批：「清新俊美／長吉之流亞」。而《蠖堂遺稿初集》卷一同首上欄批：「侗庵先生曰、清新俊美、長吉之流亞」。由此可見，《蠖堂遺稿初集》應基於《蠖堂詩抄》，不過在刊刻之際，就所選內容和收錄順序進行了較大的調整。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蠖堂詩抄》卷首卷末均鈐「武田氏／藏書印」長方陽文印，而東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治二年（一八七〇）《蠖堂遺稿初集》中亦有印記：「尾張人／武田信賢／寄贈書」、「武田氏／藏書印」。武田信賢（一八四八—一九二七？），尾張人，日本近代學者，教育家。字士順，尚齋，號醉霞堂。中年致力於農學，曾以農學歷任諸官，晚年亦任職於史料編纂所，專好考證諸事。由藏書印可知，平田幸所抄《蠖堂詩抄》以及《蠖堂遺稿初集》都曾經武田信賢舊藏。

關於此三首詞，首先《蠖堂詩抄》中錄詩二百八十餘首，其中所錄詞僅三首。而《蠖堂遺稿初集》在刊刻之際亦未遺漏，由此可見，此三首詞在當時比較受重視。並且隨著藩校求道館刻本的流通，蠖堂的作品，包括詞亦曾被更多人閱讀。如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所藏《蠖堂遺稿初集》中便有名為兒山的朱批，卷末有識語云：

友角田兄贈《蠖堂初集》，隨讀隨批，忽達卷末，不知何處得二集而讀之。噫，快人快詩，此也則亡哀者。

兒山誌

兒山為何人，具體不明，但從刻本中朱批內容來看，應是漢學素養較高的知識分子。兒山就蠖堂的《擣練子》詞，上欄批注云：「詩餘亦幽清艷婉，法真自在」。可見蠖堂的詞存在一定的受眾。

二 富田厚積《還讀齋遺稿》所收詞一首

富田厚積（一八三六一—一九〇七），福井藩士，漢學家。名久稼，字美鄉，通稱厚積、材輔，號鷗波、凹縣先生等。還讀為其書齋名，取自陶淵明詩。富田少時從學於安積良齋與安井息軒。曾任藩校明道館教授。明治五年（一八七二）編集發行福井縣最早的報紙《撮要新聞》。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任明心中學校長。辭官後致力於詩文。葛成山高貴寺僧織田（一作生田）得能曾從富田厚積習漢學，在《生田得能自傳》中稱其：「博聞強記，豪邁卓犖」，並云：「常謂余曰：欲成學者，終身不可失書生之氣」。現存富田厚積的著作較少，管見所及，僅《還讀齋遺稿》二冊、《藤島遺芳》。另散見為他人所撰碑文及序文。

經筆者查閱，除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富田厚積《還讀齋遺稿》二冊外，不見他處收藏。《還讀齋遺稿》由其孫女富田婉出版於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每冊封面白紙墨字題箋：「還讀齋遺稿 石埭居士周題箋」，下鈐「石埭」墨印。「石埭」即明治、大正時期的書法家、漢詩人永坂石埭（一八四五—一九二四），名周，字希壯，通稱周二、德彰。石埭為其號，又號「玉池星舫夢樓斜庵」、「又一桂堂」。曾從學於森春濤、鷺津毅堂，為春濤門下四天王之一。詩書畫方面造詣頗高。

本書正文前有青木修篆書：「還讀齋遺稿」，背面有「大正二年八月刊行」記，次頁又有小野湖山題字：「玩世」。其後有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岡千仞撰「序」。正文前載「凹縣先生傳」，末題：「明治己巳秋九月城隅散史稿」，又載富田厚積常用陰陽朱文長方印、正方印共六方。關於此書，富田厚積之孫女富田婉有如下識語云：

祖君《還讀齋遺稿》，凡九卷。有詩一千七百首，文一篇。今請大島怡齋先生鈔詩若干首，為二卷，付印刷。

自明治癸酉至丁丑，奉職岐阜縣及司法省之時所作多散佚，今姑闕之，期他日搜求並文章追刊。

可見，《還讀齋遺稿》並未收錄富田的全部作品。識語中雖云：「期他日搜求並追刊」，但未見有後續刊本問世。

《還讀齋遺稿》二冊不分卷，其中所錄多為漢詩。部分次韻詩的詩題亦反映出富田厚積的交游情況。如：「次橫井小楠先生韻奉送其歸鄉」；「次川田甕江見贈韻」；「森春濤來寓于友兼村廣瀨梅渚宅，寄詩同社諸友為先容。予為代次其韻卻寄」；「次桂某韻，示瓜生三寅」；「案上梅花奉和春岳老公韻」，「奉和松平君拜爵」等。可見富田交游甚廣，且所交多為當時文壇政壇與畫界名流。

接下來將要介紹的《還讀齋遺稿》第二冊中所收詞一首。此詞與富田有交游的松平春嶽（岳）有關。現錄全詞內容如下：

聞合祀春嶽松公於佐佳枝神社，填憶《王孫詞》一闋以代薄奠

越王臺上草萋萋。惆悵王孫游不歸。社櫟陰森神所依。立斜暉。杜魄一聲雲外飛。

《憶王孫》單調三十一字，五句五平韻。

《欽定詞譜》卷二，《詞律》卷二，《填詞圖譜》卷上所收。

「春嶽松公」即松平春嶽（一八二八—一八九〇），江戶末明治初的大名、政治家。越前國（現福井縣北東部的舊國名）福井藩第十六代藩主。春嶽為其號，又號礪川、鷗渚等。詞題所云「聞合祀春嶽松公於佐佳枝神社」，指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即松平春嶽去世翌年，於佐佳枝神社（位於福井縣福井市的神社）合祀松平春嶽之靈。由此可知這首《憶王孫》詞應作於此年。

此首《憶王孫》的第一、二句明顯化用《楚辭·招隱士》之「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⁸。全詞低沉淒怨的格調與秦觀《憶王孫》

（「萋萋芳草憶王孫」）相類，但所刻畫的人物與表達意境迥然不同。如詞題所云，富田以此詞來悼念松平春嶽。

除與日本國內知識分子廣汎交游外，富田厚積亦與清人多有往來。如葉松石，王黍園，方繼儒等，《還讀齋遺稿》中收錄富田與諸清客的唱和交游詩。關於其詳細，將另行探討。

三 蘆野東山《玩易齋遺稿》所收詞二首

蘆野東山（一六九六—一七七六），江戶中期朱子學派的儒學家。仙臺藩澀民人。名德林，字世輔，通稱幸七郎，號東山，別號玩易齋等。各史料中一般稱其為蘆東山。十三歲在仙臺從學於田邊整齊，後在京都游學時從學於淺井易齋、三宅尚齋、室鳩巢。東山成為仙臺藩儒後，常進諫言，但應太過剛直，元文三年（一七三三）年獲罪被幽禁於加美郡宮崎。期間完成《無刑錄》（中國的刑政集成）十八卷，對後世影響巨大。寶曆十一年（一七六一）得赦，回鄉後從事研究和後進的教育。著有《東山日記》、《玩易詩文集》、《玩易齋遺稿》等。

日本關於東山的研究不在少數。有蘆文八郎編著的《蘆東山先生傳：生誕三百年記念》（蘆東山先生記念館一九九五年版）以及《東山研究》系列；熊谷達也著《無刑人：蘆東山》（潮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等，另有探討蘆野東山的生涯、思想及相關史料的論文若干⁹。但管見所及，對東山文學方面的研究寥寥無幾¹⁰。究其原因，東山著有《無刑錄》，作為刑法學的先驅者廣為人知，比較受研究者青睞外，文學方面的資料，如《玩易齋遺稿》在其影印本出版之前，並未廣汎行世。雖然東山之兄的子孫蘆文八郎作為蘆東山先生記念館的館長，發行了《東山研究》系列，但僅此遠遠不足，況且其中幾未涉及東山文學方面的論述。因此，本文接下來以《玩易齋遺稿》為綫索，介紹東山詩文的同

時，對其中所收詞二首進行分析。

《玩易齋遺稿》二十四卷（卷一缺，實存二十三卷），岡濯校閱、蘆祥平編纂、鈴木成三監修¹³。收錄內容比較豐富，包括：經傳釋義類、詩文歌類、上書類、公文書和私文書等。原寫本現藏於日本一関市蘆東山先生記念館，見記念館首頁公開的《蘆東山記念館收藏資料目錄》（二〇〇七年收藏資料目錄）。首先對此二十四卷遺稿內容進行詳細介紹的是蘆文八郎。《東山研究》第五集中錄蘆文八郎《玩易齋遺稿的編纂》一文，其中詳細介紹了遺稿的內容構成。此二十四卷有影印本，分為《玩易齋遺稿》上下卷二冊，分別收錄於《日本立法資料全集別卷》一〇四、一〇五。此影印本卷首刊載的《解題》，實為蘆文八郎的《玩易齋遺稿的編纂》一文。

另外，國文學資料研究館藏《玩易齋遺稿》寫本三冊，所存為卷七、卷十三和卷十五。經筆者比對文字得知，國文學研究資料館三冊本所抄錄文字與影印本中校正後的文字一致，由此可知，三冊本應是原寫本的抄錄本。

接下來探討一下《玩易齋遺稿》卷七《詩文歌類·詩集》和卷十三《詩文類·詩集》中所錄《訴衷情》詞二首¹⁴。現依次將二首作品逐錄如下。斷句依原本。

訴衷情

藥萊山下瘴溪潯。回首望仙真。雷間僅見雷莢。安得破頑陰。

山寂寂。日沉沉。羨歸禽。馳千里思。擬百憂章。欲寄愁心。

罪所賦《訴衷情》，奉寄舊知雙調

藥萊山下古溪潯。開窗望仙岑。纔看電光穿云。金蛇何足破頑陰。

山寂寂。日沉沉。促悲吟。雷聲未振。上百憂章。請答群心。

筆者注：第一首《訴衷情》，原詞第一句至第十句，每句下依

次小字雙行注：「一句韻」，「二句韻」，「三句」，「四句韻」，「六句韻」，「七句韻」，「八句去聲」，「九句」，「十句韻」。原詞第五、六句未斷句，但從原注可知應斷句。現改為兩句。第二首後闕第四、五句，原詞作一句未斷句，現依第一首斷為兩句。

《訴衷情》，雙調四十四字，前後四句三平韻，後段六句三平韻。《欽定詞譜》卷五，《詞律》卷二，《填詞圖譜》卷上所收。

關於《訴衷情》，《欽定詞譜》卷一作《訴衷情令》，以四十四字調晏殊詞（「青梅煮酒鬥時新」）為正體，另舉四十五字體例。《詞律》舉溫庭筠三十三字體（「鶯語花舞」），「又一體」中舉王益四十四字體（「燒殘絳蠟淚成痕」），又舉四十五字體。田能村竹田《填詞圖譜》卷上作《雙調訴衷情》，僅收王益四十四字體《閨情》詞（「燒殘絳蠟淚成痕」）。

由此可知，蘆野東山所填兩首《訴衷情》，第一首為四十四字體，而第二首卻是四十六字，《欽定詞譜》、《詞律》以及《填詞圖譜》中未見有此體。因東山二十四卷《玩易齋遺稿》中所收詞僅此二首，且第一首每句後均注明「句」和「韻」，而第二首第五句並不作五字句或別體六字句，作七字句。因此，東山的此兩首詞很有可能為習作。

關於此兩首詞的寫作時間，第二首詞題云：「罪所賦」，可知是在東山幽禁期間所作。但是自元文三年（一七三八）起直至寶曆十一年（一七六一）三月二十一日，以八代藩主伊達重村結婚為契機，東山才獲得恩赦得以結束長達二十四年的幽禁生活，時六十六歲。因此，僅此無法斷定更具體的時間。不過，蘆文八郎《蘆東山先生傳：生誕三百年紀念》中介紹：東山幽居宮崎時，曾給家鄉寫過一封信，內容是購買和紙以製作防寒用的紙帳。信中有：「冬天，藥萊的風也是徑直刮進圍牆」云云。此處的「藥萊」，指位於宮崎南野田町的藥萊山（標高

五三三米。又稱加美富士¹⁷。而東山所作二首《訴衷情》均以「藥萊山下」開頭，由此可知所作地是宮崎。又寶曆七年（一七五七），宮崎邑主石母田興賴轉封高清水，前往新領地的隊伍中就有東山一族。據此可將時間限定在一七三八年至一七五七年，即東山四十三歲至六十二歲之間。

東山在幽禁中度過了後大半人生，甚至於元文五年（一七四〇）至寶曆元年（一七五二）年完成對日本後世影響深遠的《無刑錄》，可見他並沒有因政治上的不如意而消沉不振，而是不甘沉淪，仍抱有經世濟國的理想。這點亦體現在他所作的二首詞中。

四 福田思恭《渭水詩抄》所收河野鐵兜詞一首

福田思恭（一八〇四—一八六六），幕府末期活躍於諫早的儒學家。在諫早，比起福田思恭，福田渭水之名更爲人所知。字，儉夫，號渭水，諱演益，通稱七郎。學識卓越，其名出現在天保六年（一八三五）四月佐賀藩藩校弘道館條中。同年任諫早的邑學好古館的執法。天保九年（一八三八）由好古館推薦，從學於京都儒學家猪飼敬所。回鄉后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補爲邑學好古館的助教諭，後又升爲教諭。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爲郡吏，之後致力於西洋各國之事和軍艦炮術的研究。其事跡見諫早圖書館所藏諫早日記¹⁸。

文學方面，福田思恭有《渭水詩抄》十卷，分二冊。由其子福田惟清，門人藤岡柄校。另有真埼達，牟田澹，調世拱，喜多純，真島援，山本寬，八十嶋謙，大倉鳳的校記。此本爲元治元年（一八六四）天香書屋藏刊的後印本。此集編於天保戊戌（一八三八），至嘉永壬子（一八五二）結束，錄詩二百餘首。

《渭水詩抄》卷一末有小竹散人弼的識語云、

去秋一把臂，乃入京求醫，恐兄游學中，病苦終歲。今閱此冊，長篇短句，古今諸體具焉。蓋雖身臥牛衣，志凌驥程。今日歸鄉，獻親有物，乃為一閱，妄下評點，以代贈言。

末署「己亥八月盡日 小竹散人」。此處的小竹散人即篠崎小竹（一七八一—一八五二），江戶後期的漢詩人，儒學家。名爲弼，字承弼。通稱長左衛門。號小竹，畏堂，南堂等。「己亥八月」可知是天保十年，即一八三九年的評語。

不過此則評語下收錄「秀野人」，即河野鐵兜的詞《霜天曉角》一首。全文如下：

松聲絕壑。花覆春潭綠。倏忽夏林飛雨。白雲影，度秋鶴。

想思愁脉脉。讀詩簾月白。寒照玉壺冰片。各天夢，共清夕。

調霜天曉角

癸亥桂秋 秀野人（其下「越」「羅」墨印）

河野鐵兜（一八二六—一八六七），江戶後期的漢詩人，儒學家。名維羅，字夢吉，通稱絢夫，自擬漢土之風，稱越夢吉。又有別號秀野。幼有詩名。仕林田藩，後開私塾授徒。野口松陽爲其門人。其作品收錄於《鐵兜遺稿》，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由其子天瑞出版。不過據神田博士所言，《鐵兜遺稿》中未收詞作品，水田紀久所持行德玉江的印譜《風人餘藝》中收錄河野鐵兜的《青玉案》二首¹⁹。而上述《霜天曉角》則爲另一首詞作品。根據「癸亥桂秋」可知該作品作於文久三年，即一八六三年。鐵兜初入浪華即受到篠崎小竹的賞識，因此很有可能是後來補加的作品。

結語

本文主要介紹了神田喜一郎博士《日本填詞史話》中未言及亦不曾

收錄的詞六首。按筆者檢閱資料時的發現順序，即山田蟬堂《蟬堂詩鈔》及《蟬堂遺稿初集》所收三首：《蝶戀花》、《浣溪沙》、《擣練子》，富田厚積《還讀齋遺稿》所收一首：《憶王孫》，蘆野東山《玩易齋遺稿》遺稿所收《訴衷情》二首，以及福田思恭《渭水詩抄》所收河野鐵兜詞《霜天曉角》一首共計七首。而作者三人或為藩士或為儒學家，處於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雖然他們有不少漢詩存世，但填詞作品數量卻比較稀少。縱觀神田喜一郎的《日本填詞史話》，這種現象並不少見。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在日本的江戶和明治時期，隨著詞籍的舶來和詞壇代表人物的影響，填詞曾掀起一陣風潮，但是，正如神田博士所說，多數情況下還是出於一時的好奇心而進行的遊戲性質的嘗試。但是，即便如此，通過這些填詞作品，我們依然能夠看出日本文人對詞這種文學體裁所表現出的興趣和對當時流行文學的接納與包容。甚至通過填詞作品，可打破歷來對部分儒學家和經學家的一些固有認知，突出其不為人知的文學性的另一個側面，從而對其進行更全面深入的瞭解。而這點在研究整個日本填詞史和日本漢文學的發展史方面也至關重要。

注

- (1) 近年日本詞的輯錄論文有：松尾肇子《松平君山の詞》，《愛知大學綜合郷土研究所紀要》第五三輯二〇〇八年三月，第一六三—一七一頁。萩原正樹《志村五城與竹内東仙的詞—神田博士〈日本填詞史話〉補遺》，《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二〇二二年第四期，第五八—六三頁；《近藤南州手記「詩餘」》，《學林》第七十號，第九五—一二二頁。中尾健一郎《近世前期の詞作をとりまく江戸文壇—林門と加藤勿齋を中心に》，《風絮》第十二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第二六一—九一頁。中尾友梨香《肥前鹿島藩主・鍋島直條と詞》，《風絮》第十二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第九二—一三四頁。另有拙文《新見日本經學家佐藤一齋詞六首考述》，《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四輯，中華書局二〇二三年十二月，第一四一—一五四頁。
- (2) 佐村八郎《增訂國書解題》，六合館一九二六年版，第五三四頁。
- (3) 中野清《山田蟬堂について—その生涯》，《櫻美林大學中國文學論叢》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第一九五—二〇五頁。

- (4) 《蟬堂遺稿初集》，另外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神戸大學附屬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二冊），東京大學圖書館，市立米澤圖書館，北海道大學附屬圖書館等收藏。
- (5) 王奕清《欽定詞譜》，中國書店一九七九年版；萬樹《詞律》，據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序刊保滋堂本（小樽商科大学附屬圖書館所藏）；田能村竹田《填詞圖譜》據自木崎好尚著《大風流田能村竹田》，民友社一九三〇年版；賴以邨《填詞圖譜》用《詞學全書》本，據國文學研究資料館鶴岡文庫藏丸岡南陔舊藏本。此四種，以下若無說明，所據均同。
- (6) 須永弘《足利學校年譜》，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一九三八年版，第二九頁。
- (7) 織田得能《暹羅佛事事情》，真宗法話會一九九一年版。
- (8)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三三頁。
- (9) 蘆文八郎《東山研究》第三集，蘆文八郎一九八二年版，第二頁。《東山研究》至第三集所收錄均為蘆文八郎的個人研究，自第四集起收錄他人研究文章。
- (10) 除注〔九〕外，另有蘆東山先生記念館編著《東山研究》第四集，第五集。其中第四、五集分別刊行於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
- (11) 蘆野東山的相關論文有：菊池德夫《時代の先を考えた思想家—〈無刑錄〉の著者蘆東山》，《刑政》一一〇（六）二〇〇九年六月，第七四—八二頁。大藤修《仙台藩儒學者芦東山の生涯と関係史料の伝来・構成：付〈蘆東山記念館所蔵史料目録〉》，《東北文化研究室紀要》第五三號二〇一二年三月，第一—三二頁。原田信《蘆東山〈無刑錄〉の写真五種に関する一考察：元老院刊本との比較から》，《近畿大学教養・外国語教育センター紀要》外国語編九（二）二〇一八年十一月，第七五—九五頁等。
- (12) 據筆者管見，僅稻畑耕一郎《蘆東山と楚辭—〈楚辭評園〉のことなど》一篇，《中國文學研究》（九）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三四—一四九頁。
- (13) 據下文蘆野東山《玩易齋遺稿的編纂》一文可知，校閱者岡澤為明治漢學家岡千仞之甥；編纂者蘆祥平為蘆東山先生記念館（伊勢堂）的初代館長，亦是蘆文八郎的祖父；鈴木成三，正確應為鈴木省三，即《仙臺叢書》十二卷的編纂者。
- (14) 原日文題目為：《玩易齋遺稿の編纂について》，《東山研究》第五集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二二—二六頁。
- (15) 東山蘆野德林著《玩易齋遺稿》上下卷，《日本立法資料全集別卷》一〇四、一〇五，信山社一九九八年三月版。

- (16) 卷七《訴衷情》收錄於《玩易齋遺稿》上卷，第一八三頁；卷十三《罪所賦
 〈訴衷情〉，奉寄舊知雙調》收錄於《玩易齋遺稿》下卷，第四四六頁。
 《日本立法資料全集別卷》一〇四、一〇五，信山社一九九八年三月版。
- (17) 蘆文八郎《蘆東山先生傳：生誕三百年記念》，蘆東山先生記念館一九九五
 年版，第一二八—一二九頁。
- (18) 此處內容主要參考森健史，橋本桂一，岩崎義則著《史料介紹》《諫早市
 立諫早圖書館所藏《西洋船圖集》について》（《長崎市長崎学研究所紀
 要》，長崎市長崎学研究所編（五），一三一—一六六，二〇二一年，第
 一三三—一三四頁。）
- (19) 神田喜一郎《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文学 I—日本填詞史話 上—》，二玄社、
 一九六五年，第一九一—一九四頁。

（志学館大学講師）